

# 从自给到进口：三家巨头公司如何让加纳人“吃不起本地鸡”？

## 导语

当跨国企业带着“改良鸡种”和工业化养殖模式进入非洲，一场关于谁来决定当地养鸡业的较量已经悄悄打响。曾经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加纳，在政策调整后，如今 90%的鸡肉要靠进口，本土养鸡业几乎消失。

这不仅是加纳的故事。今天，全球 90%的鸡种市场被三家公司控制。它们通过专利鸡苗、捆绑销售饲料等方式，让非洲的小农户一步步依赖上这套资本驱动的体系。然而在非洲，其实 85%的鸡是农户用本地鸡种散养的——这些鸡更能适应环境，也维系着许多家庭的生计，默默守护着人们自主决定吃什么的权利。

这篇文章将带你看清：资本垄断和社区自主两种模式如何碰撞，背后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？更重要的是，在一片被巨头笼罩的市场里，非洲能不能依靠自己的生物多样性，走出一条既环保又能让普通人受益的养鸡新路？

本文译自 GRAIN 网

译者 | 侯隼、杨文

校对 | 侯寅

责编 | 团团荷兰猪

统筹 | 岁川

排版 | 童话

*“如果你在地球任何地方下飞机并买个鸡蛋，有 50%的几率这颗蛋是由我们生产的种鸡所繁育的后代产下的。”* ——弗兰斯·范·萨姆贝克，亨德里克斯遗传公司 (Hendrix Genetics) ， 2015 年

不久前，加纳还拥有繁荣的家禽业。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[1]，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公共农业推广服务支持当地农民，并制定审慎的政策控制外国农资的进口，从而推动了商业化生产。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，该国的鸡肉已实现自给自足，甚至向邻国出口。随后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着它们的结构调整政策来了。作为贷款的条件，它们迫使阿克拉[2]（加纳政府）将该行业私有化和自由化——向来自欧洲、巴西和美国的廉价进口产品开放市场。如今，**加纳 90%的禽肉需求依赖进口，本土商业生产遭受重创，国家陷入了华盛顿机构[3]制造的无底债务深渊。**

尽管当地财富和资源被掏空，但这实际上可能成为加纳走向正确方向的重大时刻。

长期以来，全球南方的农民组织和社会运动一直在努力抵制“绿色革命”——这是美国利益集团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用农业现代化来压制社会进步议程的一项计划。从阿克拉到艾哈迈达巴德[4]，大部分组织工作都集中在种子、土地、贸易以及现在的农业生态学上。但是牲畜呢？更具体地说，家禽呢？今天，不起眼的鸡已成为农业工业化扩张和慈善资本主义傲慢的直接目标，尤其是在非洲。然而，就像本土种子一样，本土（鸡）品种也可以被坚定地捍卫和改良，这不仅着眼于满足社区的直接需求，也关联着更广泛的政治议程。

## 一、“更好的鸡”

鸡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后院、农场和食物系统的一部分。这种禽类于 8000 年前在东南亚被驯化，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。在非洲，鸡相当普遍。它们是重要的收入、生计和健康来源，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而言。鸡提供廉价的蛋白质（肉和蛋），且易于饲养。它们充当储蓄银行、以物易物或现金

交易的货币、文化仪式的核心，以及庆祝或哀悼时的随礼。目前，鸡肉是非洲人均消费量最高的肉类，也是供应增长最快的肉类。世界各地的情况也是如此。难怪**养鸡业正日益成为企业收购的目标。**

几个世纪以来，农村社区通过培育适应当地环境的品种，发展了丰富的鸡种生物多样性。然而，直到 20 世纪初，家禽育种才像植物育种一样，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。事实上，它们的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。在美国，后来成为工业化农业基石的杂交玉米，是由亨利·A·华莱士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发的。华莱士当时是农业部长，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。他还创立了“先锋”良种公司，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种子企业。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，华莱士也将同样的杂交技术应用到了鸡身上。**到 1954 年，他的“海兰”鸡种[5]占据了美国蛋鸡市场的 20%，并一度占据了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三。**

今天，家禽业带有华莱士愿景的所有印记。推动生产一种能大量食用单一种植的玉米和大豆的“更高产”鸡种，导向了我们所知的工业化养鸡业。**在 20 世纪 60 年代，全球不同市场上有数百家家禽育种商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而今天这一数字已降至仅仅三家。**正如华莱士的玉米一样，它们遵循生产杂交品种的模式，这些品种的性状无法遗传给下一代。这意味着依赖这些“改良”鸡种的农民不得不定期从公司购买新种苗。这导致所有层面的集中化：少数几家公司生产少数几个品种。这些品种依赖少数几种作物作为饲料，以及相当集中的疫苗供应。

经过一波又一波的并购，今天只有三家公司控制着家禽遗传育种市场。美国的泰森（Tyson）和德国的埃里克·韦斯约翰集团（EWG）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肉鸡品种。同样，EWG 和荷兰的亨德里克斯遗传公司共同瓜分了蛋鸡品种的市场。**在这两个细分市场中，市场份额水平都约为 90%，由这两家公司平分。**那华莱士著名的“海兰”品种怎么样了？它现在归 EWG 所有。

这种具有高度企业集中度的模式所带来的影响众所周知。大规模设施中的工业化家禽生产通常连带着广泛的疾病问题、动物因空间狭小而遭受痛苦、工人的健康问题、影响附近社区的空气和水污染，以及在泰国或巴西等国家为生产大豆和玉米而导致的森林砍伐。而这正是家禽业中目前增长最快的部分——工业化生产。

## 二、进军非洲

2010年，因对援助行业感到失望，一名在乌干达工作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搬到了埃塞俄比亚，结交了一位希望通过养鸡致富的朋友。正如他的合伙人所说，他们是“两个没有任何家禽经验的郊区孩子，试图在非洲开展家禽业务”。在他们眼里，埃塞俄比亚这片土地拥有1500万小农户，却使用着产蛋量不足的不起眼品种。于是他们成立了一家名为埃塞俄比亚鸡业公司（Ethiochicken，这个牌子取了埃塞俄比亚前半部分的英文）的公司，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了主要的一日龄雏鸡生产商，服务全国小农户。

这两位美国人得到了来自国外的巨额融资。其背后的资本网络堪称农业企业金融家的名录，从盖茨基金会和私募股权公司，到开发银行和阿联酋投资机构。比尔·盖茨在这一风险投资中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。通过与埃塞俄比亚鸡业公司的合作，盖茨得以精准服务小农户，并提供技术，帮助他们改善生计。

这里的技术是指以雏鸡形式出现的改良遗传基因。但在这个童话故事背后，隐藏着几个重要的事实。

埃塞俄比亚鸡业公司出售一种名为“萨索”（Sasso）的鸡种，被私募股权集团运作的亨德里克斯基因公司（Hendrix Genetics）所垄断。萨索是非洲本土禽类和欧洲禽类的杂交后代，这是一种可以用作肉鸡和蛋鸡的外来杂交品种。埃塞俄比亚鸡业公司的商业模式是用他们独家许可的萨索 T451 取代当地品种，就像获得专利的种子一样，**农民必须重复购买萨索鸡种——农民无法利用它们进行多代繁衍，因为它们的性状会退化。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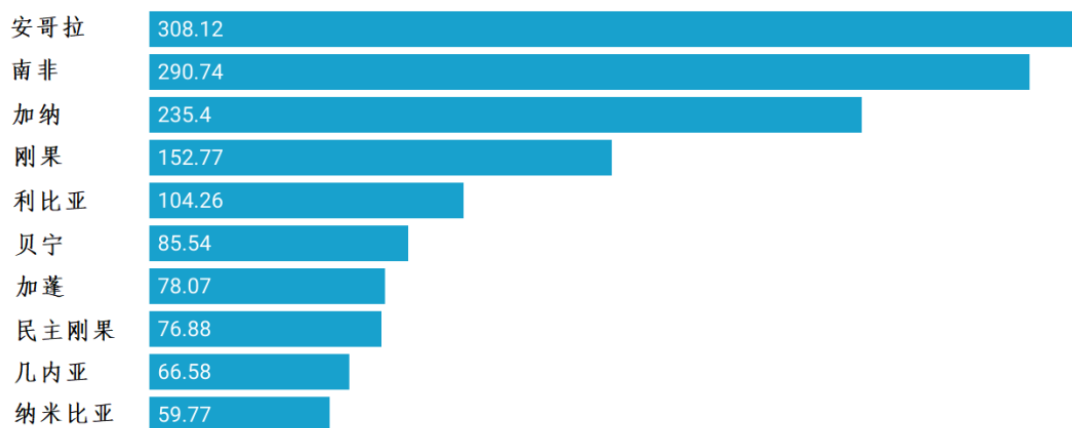
**这种向农民提供优质雏鸡的业务通常意味着雏鸡要接种疫苗（使用跨国制药公司的产品），并有特殊的喂养要求（通常意味着添加了营养添加剂的大豆或玉米粉）。**事实上，对于购买和饲养企业小鸡的农民来说，饲料是最重要的支出。埃塞俄比亚鸡业公司专门瞄准那些在后院养鸡，对于投入成本有要求的小农妇女。但是，**专做穷人生意不妨碍该公司为它的投资者创造巨大的经济回报——**其中一位投资者称该公司“利润丰厚”——并将业务扩展到另外五个非洲国家，迅速成为一家跨国公司。



在非洲，家禽产业垄断化的另一个隐性成本是经济上的束缚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欧洲和美国的监管机构应该为非洲人面临的产业垄断负责，因为在全球层面上，农业综合企业合并是由它们批准的。**这种集中造成了串通勾结、垄断组织以及操纵非洲各地物价的权力滥用。**赞比亚、马拉维和南非出现了定价过高、价格波动甚至市场崩溃的情况，这是家禽育种垄断化和这些垄断企业与饲料供应商勾连的结果。2024 年，分析人士发现，赞比亚的饲料行业为了攫取丰厚利润，只给豆农支付了极低价格，以至于农民停止种植，市场崩溃。他们指出，在这种情况下小规模生产者没有议价能力。产业垄断加上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南部非洲家禽生产者的火药桶。

在非洲扩大这一高利润业务的金融动力已然“启动”。增长、投资、利润、补贴和政策支持都集中于这个产业。下面的数据展示了按国家划分的非洲最大的鸡肉生产国和进口国，以及一些关键的企业和出资方。这让我们看到一个逐渐成形的工业化鸡肉市场。

### 非洲鸡肉进口国前十位（吨；2022年）



图表来源：由 GRAIN 从 FAOSTAT 搜集整理，数据经过四舍五入；使用 Datawrapper 绘制

公司	国家	情况
Alema Farms	埃塞俄比亚	埃塞俄比亚第二大肉鸡生产商。由两位前军事人物创立并持有
Astral Foods	南非	占国内产量的 25%。上市公司。最大股东（持股 24%）为管理南非养老基金的公共投资公司（Public Investment Corporation）
Cairo Poultry Co	埃及	私营企业
Country Bird Holdings Ltd	南非	据称，Astral、Country Bird、Daybreak 和 Sovereign Foods 合计占南非鸡肉产量的 63%，且这四家企业均面临反垄断调查
Daybreak Farms	南非	据称，Astral、Country Bird、Daybreak 和 Sovereign Foods 四家企业合计占据南非鸡肉产量 63%，且均面临反垄断调查。其中 Daybreak 由南非养老基金（公共投资公司）和另外两家政府机构持有，目前正深陷财务与管理危机之中
ELORA Agro-Industries Plc	埃塞俄比亚	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商业家禽企业。ELORA 隶属于 MIDROC 集团，该集团由谢赫·阿穆迪（Sheikh Al-Amoudi）所有，现与比尔·盖茨有合作往来
Kenchic Ltd	肯尼亚	私营企业
Obasanjo Farms Ltd	尼日利亚	由尼日利亚前总统创办，现为尼日利亚最大的鸡蛋生产商。该企业与印度马歇尔育种公司（Marshall Breeders）联合培育出尼日利亚首个肉鸡品种“Oba-Marshall”
Olam Agri Nigeria	尼日利亚	奥兰农业的子公司，现由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持有（通过 SALIC）
Rainbow Chicken	南非	前身为 RCL Foods Ltd，现占国内产量 18%。上市公司。据称，Astral、Country Bird、Daybreak 和 Sovereign Foods 合计占南非鸡肉产量的 63%，且这四家企业均面临反垄断调查

非洲部分顶级工业化禽类生产商（2025 年）

### 三、一条我们可以改进的路线

尽管工业化生产模式（对某些人来说）很有吸引力，但今天非洲 85%的家禽仍然是在后院中散养的本地家禽。这些家禽大多由妇女和儿童饲养，以捡拾食物和家里剩饭为食，几乎没有外部投入。由于繁育工作很少，这些禽类的繁殖效率很低，这些禽类如果早夭，通常是本地疾病或者被捕食造成的。虽然它们占多数，但这些禽类在政策讨论或贸易统计中不受重视。然而，非洲本土鸡的生物多样性蕴含着如此巨大的潜力！

在地方层面上，为提升本土鸡的生物多样性所做的工作很少。事实上，科学家们说，对非洲本地品种的最大威胁是本地禽类和外来禽类之间随意杂交。种子方面正在进行的庞大工作表明，**农民主导的育种方法，在农民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与进步科学家的支持下，可以产生极好的效果。**为什么不开展更多这样的项目，重点关注鸡等牲畜呢？有了适当的资金，就有足够的空间在为时已晚前保护非洲的家禽遗传资源。与当地社区一起改善本地品种可以加强本地市场力量，包括参与零售和食品服务的工人，正如我们在布基纳法索看到的那样，那里的政府一直在努力支持小规模本土养鸡业。

公共政策确实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许多非洲政府已经采取行动，阻止贸易伙伴（无论是国际贸易伙伴还是非洲内部贸易伙伴）将冷冻鸡（贝努瓦人称之为“poulets morgue”或停尸鸡）进口到他们的市场。这种贸易往往是变相的“倾销”，会取代当地的家禽生产并导致进口依赖，农民失去市场，甚至出现健康问题。贝宁、纳米比亚、塞内加尔、南非、坦桑尼亚、津巴布韦和其他国家迈出坚定一步，禁止或限制这些产品的进口，并看到了这类措施在支持当地生产者方面可能产生的效果。（那么，是什么阻碍了加纳政府？）还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监管行动，重新调整补贴和财政方案，不是为大企业利益服务，而是向小生产者倾斜，并起诉垄断勾结行为，打破家禽业的寡头垄断。

最后，非洲可以明智地对盖茨及其投资伙伴们关上大门，这些人对于何为“现代化”、“发展”和“进步”有着扭曲的意识形态。这些团体推动它们的诉求来谋求私利。非洲应该制定议程，实现自己的食物主权和解放愿景。希望本土牲畜，比如家禽，在这个愿景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译者注：

[1]加纳独立于 1957 年。

[2]阿克拉是加纳首都。

[3]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，这些组织的总部在华盛顿。

[4]艾哈迈达巴德是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城市，是印度重要的经济与工业中心，盛产棉花。

[5]海兰白（HY-LINE VARIETY WHITE）是美国海兰国际公司培育的四系配套白壳蛋鸡品种，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中国，在全国建有多个祖代及父母代种鸡场，现为国内主要饲养的进口蛋鸡品种之一。

（来自百度百科）

[6]全名穆罕默德国家开发研究组织企业。

文章来源：GRAIN | 20 Oct 2025

原文链接：

<https://grain.org/system/articles/pdfs/000/007/317/original/Chicken%20EN%2003.pdf>

原标题：Who rules the roost? Corporate vs community poultry in Africa